

おそ受短文債第一彈

第二獎:カラおそ/保健室/蹺課/校隊卡啦

短題:+++

美好的下午

カラ松本來沒打算在這個時間去保健室。

他最常選擇去保健室的時間是在社團活動結束以後，去給保健室老師看看；身為校隊主力的カラ松，過度的操練讓他留下負擔，肌腱炎、關節受傷等等，總是去保健室稍微治好以後，又因為之後的練習而復發。因為這樣，カラ松已養成了習慣，就算沒事也給醫生看看，哪怕被保健室老師嫌煩カラ松也不在意。

這天カラ松沒有等到社團活動結束，反而是在社團活動前；最後一堂課的老師因為有事改成自習，也跟同學說直接去參加社團活動也沒關係。這種時候應該沒有其他學生待在社團那吧？但先換好衣服做熱身運動也沒有不好。

抱著這樣的心情換好衣服のカラ松，卻發現手臂的感覺怪怪的。體育課的時候就覺得手的感覺很奇怪，尤其動到手肘時不但有種奇怪的感覺還會發出啪啪聲。去保健室詢問並在床上做點伸展，カラ松作了這樣的決定以後，跨步前往保健室。

學校的走廊很靜。

其他班級都還在上課，カラ松總有點罪惡感。

他盡可能安靜地前往保健室，悄聲開門，小聲地說著：「打擾了。」

門後沒有任何人回應。カラ松探頭一看，保健室裡頭沒開燈，只有窗外的陽光照內室內。

「老師？」カラ松跨步進來，左探右探，不見應該在的保健室老師待著。

カラ松站在原地呆了好一會，然後看向了拉起床簾的病床，想著老師是不是待在裡頭睡午覺。還在思考這些的時候，床簾裡傳出了聲音。

「現在老師不在這喔。」

カラ松驚訝地睜大眼，床上的聲音是明顯年輕的少年聲，但令他驚訝的是，那是他認的出的聲音。

「おそ松？」カラ松有些不確定地問著，而在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，床上傳來了咯咯笑聲。

「你喜歡的老師不在，很失望吧。」

明明看不到對方的臉，カラ松卻能肯定對方臉上帶著笑。カラ松被這種戲弄的口氣弄得滿臉通紅，有些緊張地說著：「等、等一下，為什麼會說我喜歡他？才沒有那種事。」

「沒有嗎？瞧你一天到晚往這裡跑呢。」

「別捉弄我，おそ松。我只是容易舊傷復發而已。」カラ松感覺被弄得很尷尬，正想解釋更多，床內卻沒有更多聲音，連呼吸都變得平穩下來。

他倆就在這種詭異的氣氛中沉默許久，久到カラ松都懷疑おそ松是不是委婉地暗示他離開。

在カラ松正想離開時，おそ松發出咳嗽聲。

「我來的時候他就不在了，大概是送哪個學生去醫院吧。」

「喔……」聽到おそ松突然解釋老師不在的原因，カラ松停住腳步，思考了一會，然後說：「你怎麼會在這？」

床簾被拉開了一部分，カラ松可以看到おそ松半張臉，特別是水亮的眼睛從簾子中間露出來。

「你覺得呢？」おそ松反問，カラ松則皺眉，從旁邊拉了辦公椅坐了下來。

「這個時間，不是翹課還會是什麼。」

「你這不是明知故問，難道你不是翹課來嗎？」おそ松懶洋洋地問，而カラ松挑起眉頭。

「我們最後一堂課改成自習，老師說可以去社團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就想你應該不會翹課的。」おそ松的眼睛笑得眯起來。「你跟我不一樣。」

カラ松張開口，靜靜地望著おそ松好一會，嘆了口氣，又閉口不語。

おそ松是一年級未分班前，カラ松最好的朋友。他的號碼剛好排在カラ松前面，座位初排時又坐在カラ松旁邊，兩個人一下子變得熟稔，上下課一起行動，放學後還常常一起去哪裡玩。

おそ松爽朗、調皮，總是面帶笑容，常在班上搞笑逗笑大家，是那種成績不好不壞但在班上很有人緣的類型，曾經是カラ松稱羨的對象。但在升上二年級分班後，他倆就不太聯絡，カラ松也專心於社團活動，兩人不再私下去玩。

雖然是這樣，現在カラ松看著おそ松卻沒產生什麼生疏感，他想，自己常常在聽到おそ松笑聲時轉頭看向他，每次這樣校園內的擦身，都讓カラ松產生錯覺，好像他有陪在おそ松身邊一起度過學校生活一般。

他們現在的談話，也沒有那種兩人變成陌生人的感覺。真不可思議。

想到這，カラ松又往おそ松這邊看，而おそ松不知不覺已經別開視線，像是翻過身平躺在床上，望著天花板露出無聊的表情。

カラ松愣了一下，伸出手，一把拉開床簾。

「哇啊！你怎麼突然——」おそ松呀的一聲用手擋住了身體，「如果人家沒穿衣服怎麼辦？」

床上的おそ松當然沒有光溜溜，也沒做什麼害羞的事，比如偷偷打手槍什麼的，他不過就是像平常那樣，穿了件便服在制服內，脫了鞋子躺在床上。怎麼看，都像是哪個不用功的學生偷偷地溜到保健室睡覺偷懶。

但拉開床簾のカラ松露出嚴肅的表情，他一手抓開おそ松擋住身體的手，另一隻手往おそ松伸過去。

「啊、我是第一次，請對我溫柔點。」おそ松故意用發嗲的口氣說著，假裝羞澀地閉上眼，但カラ松沒將手伸向任何隱私的部位。

カラ松將手按在おそ松額頭上。

在おそ松一臉驚訝地睜眼時，カラ松則微微皺眉。他透過手掌感受到比正常體溫還高的溫度，但又不是發燒的感覺，カラ松又將手往後移，貼在おそ松的後頸時讓おそ松發出驚叫聲，而カラ松的表情變得更嚴肅。

熱熱的，又悶悶的，好像一股熱氣被封起來。

「你中暑了？」カラ松又問，おそ松嘟嘴扭過頭。

「大概是吧——就覺得頭好痛，又好暈，雖然很熱可是一直沒流汗。」

「你等我一下。」カラ松離開床鋪，打開櫃子找出一些乾淨毛巾，洗了其中一條擰乾，回頭拿給おそ松，「先用冷毛巾擦過身體，那會比較舒服一點，把衣服脫掉吧。」

「咦……」接過毛巾のおそ松呆呆地看著カラ松，表情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怎麼了？」カラ松又回頭準備冷毛巾，只聽到おそ松嘟囔一聲。

「不要啦，不然讓我拉上簾子。」

カラ松頓了一下，背對著おそ松，他聽到おそ松的聲音。

「你是真的都忘了？」

窗外的風聲沙沙吹過。

カラ松只聽到背後傳來拉上床簾的聲音。

忘了？怎麼可能。カラ松感到憂鬱起來，他很清楚おそ松指的是他倆怎麼做不成朋友的。

那時的氣候跟現在很像，學期末，進入春天天氣稍微轉熱變得不穩定的時候，那天的氣溫很熱，偶爾的微風能讓少年們感覺快活一點。他倆從大太陽下走到校舍後，躲在陰影下發出放鬆的聲音。

「才三月怎麼會這麼熱啊，這就是所謂的全球暖化嗎？」

「哼，為了北極熊，我們還是吹著自然風來解熱就好。」

「搞什麼啊，這種時候扯上北極熊。」

那個時候就像普通的男高中生一樣，聊著極為普通又無聊的話題。話題也不知道是從哪裡改變的，也許是カラ松提到快要升二年級的事。

「你知道嗎。」おそ松卻突然打斷他的話。「我喜歡你。」

原本カラ松拿在手中的水瓶落到地上。

他瞪大眼看著面無表情のおそ松，然後發現自己發著抖，好像不知不覺地站遠了點。

「——你沒問我這是不是玩笑耶？」おそ松頭轉過來，對カラ松露出有些惡意的笑。

啊呀，也有可能是玩笑嘛，因為是那個最喜歡逗人笑のおそ松啊。雖然這麼想，カラ松卻不知道該對おそ松露出什麼表情，他還覺得自己現在的表情一定很難看。

「我覺得你，沒有開玩笑。」カラ松過了很久才結結巴巴地回答，而おそ松笑出了聲。

「嘿——真的嗎？」おそ松把地上的石頭踢遠，看向遠方，「很噁心吧。」

カラ松愣愣地看著おそ松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

「放心好了，到了二年級，就不會看到這麼噁心的我了。」おそ松說著伸了個懶腰，露出原本常見的那個爽朗笑容。カラ松正想問為什麼おそ松這麼說，おそ松就抬頭看向天空，「我看到分班名單了。我們會不同班喔。」

カラ松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，おそ松才突然跟カラ松說這些話。カラ松還真的是從那時開始就不知道該跟おそ松講些什麼，就這樣兩人沒有互動，直到分班以後更是沒理由待在一起了。

——直到現在才再度開始對話。

而カラ松轉過身，看到的是被拉得好好的床簾。

他想，おそ松應該不是在拒絕他，而是提醒著曾經告白過的事實。在這種狀況下，總不能說「兩邊都是男生所以沒問題」這種話。

「……呢。」カラ松吞了口口水，手上拿著冷毛巾，站在床簾旁邊。「我等等會把冷毛巾遞過去，你壓在腋下降溫。」

床簾又被拉開一點點，從縫隙中可以看到おそ松的眼睛，隱約在陰影下看到微微發紅的脖子及鎖骨，カラ松頓了一下。

「カラ松，你真的是奇怪的傢伙耶。」おそ松伸出手，從カラ松拿過毛巾。

「會嗎？」カラ松愣了一下，而おそ松嘻嘻笑出聲。

「倒是跟以前一樣，還是個好傢伙。」縫隙之中可以看到おそ松在後頭動來動去。「壓在腋下，然後？」

「嗯，然後我去幫你倒點水……」カラ松說著回頭看著，他猜想保健室裡應該會有免洗杯，可是剛剛在櫥櫃中翻找的時候沒有看到，說不定是剛好用完了。

這下該怎麼給おそ松找水喝？カラ松突然想起，一直以來自己在用的水瓶。

「你等我一下。」カラ松馬上轉身，臉紅了起來。是想起當初的告白嗎？現在這種情感是怎麼回事呢。這並不是尷尬，カラ松想。

他其實還是有點高興吧。

終於可以再跟おそ松說上話了。

去外頭的飲水機裝完水，カラ松回來，從縫隙中將水瓶遞過去。水瓶一放手，おそ松噗的一聲笑出聲。

「你還在用這個啊？而且這樣沒問題嗎？我可不會客氣地不對口喔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カラ松再度在床邊坐了下來，聽著おそ松咕嚕咕嚕地吞嚥聲，然後呼了一口氣。

「已經過了兩年了啊。」

吞嚥聲停下來。

カラ松抬起頭，おそ松在這個時候拉開了床簾，與カラ松四目相對。

現在のおそ松是裸著上身，腋下各夾著一團毛巾，嘴角還有水溢出，十分可笑的樣子，但カラ松卻因為感到不好意思，不自覺地避開視線。

空的一聲，カラ松從餘光看到おそ松放下水瓶。

「說的也是，已經過了兩年了，哈哈，被你發現了，我怎麼可能還喜歡你嘛。」おそ松爽朗的笑聲再度傳來，カラ松卻有種奇怪的感覺。カラ松抬起頭，望向在笑のおそ松。

他的確是在笑，雖然，眼角滴出了淚水。

「咦？」おそ松保持著笑容，用手抹了抹眼睛，「搞什麼，咦？是剛剛喝水的關係嗎？」

眼淚不停地落在他的褲子上，おそ松有些慌了。「怎麼這樣啦，剛剛喝的水這樣不就全哭出來了？咦？欸，怎麼回事，怎麼——」

おそ松抿起了嘴。

眼淚繼續落個不停，他索性也不用手擦了。

低著頭のおそ松發出嗚咽聲，早就變成了一臉哭相。

「對、對不起，カラ松，果然、我啊、我還是……」

啪的一聲，カラ松緊緊地抱住おそ松。懷裡のおそ松在他這麼做時整個僵住，而カラ松發現自己也開始變得鼻痠。

「我也——」カラ松深吸一口氣，他總覺得，鼻水快流出來了。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現在總覺得，我應該是喜歡おそ松。」

「……哈啊？」おそ松帶著鼻音回應，「你在說什麼啊？你明明就直男不是。」

カラ松不說話，只是把おそ松抱得更緊。

他也搞不懂這到底是不是喜歡，可是再度跟おそ松講話，讓カラ松十分高興；知道おそ松還喜歡著自己，很高興。

這算是喜歡嗎？

難道不是喜歡嗎？

不管是不是喜歡，想到之後可能又要變成不說話的情狀，絕對不要啊，カラ松閉起眼。

兩人就這麼抱著好一陣，窗外慢慢變得熱鬧起來；社團時間開始了。

おそ松在這個時候推開了カラ松。

「好了好了，該打籃球了吧？」おそ松夾著毛巾擺了擺手，「你真的很不會開玩笑耶。」

カラ松頓了一下，有點不高興地說著：「おそ松，我沒——」

「謝謝你啊。」おそ松笑著咧開嘴，「哈哈，結果還是很開心啊。其實一開始聽到你進來的聲音，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」

說完，おそ松爬回床上，躺了下來。

「你真的是很棒的傢伙。這樣就好，謝謝你。」

カラ松靜靜地看著おそ松，然後，慢慢地走了過去。

閉著眼のおそ松感覺嘴唇被點了一下。

おそ松驚訝地睜大眼，而カラ松拿起水瓶，轉過身。

「我們校隊最後要打個關鍵比賽了。打贏後再來告白的話，你就會相信嗎？」

カラ松背對著おそ松說著，而おそ松坐起來，看到カラ松耳朵紅透了。

おそ松吐了口氣，熱熱的，濕濕的。

「別做這種很痛的事啊，又不是什麼青春校園劇。吶，カラ松。」おそ松面帶微笑，輕聲說著，「我還是喜歡你。」

「嗯。」カラ松捏了捏水瓶，嘴角不自覺地勾起。「我喜歡上你了。」

多麼美好的下午。